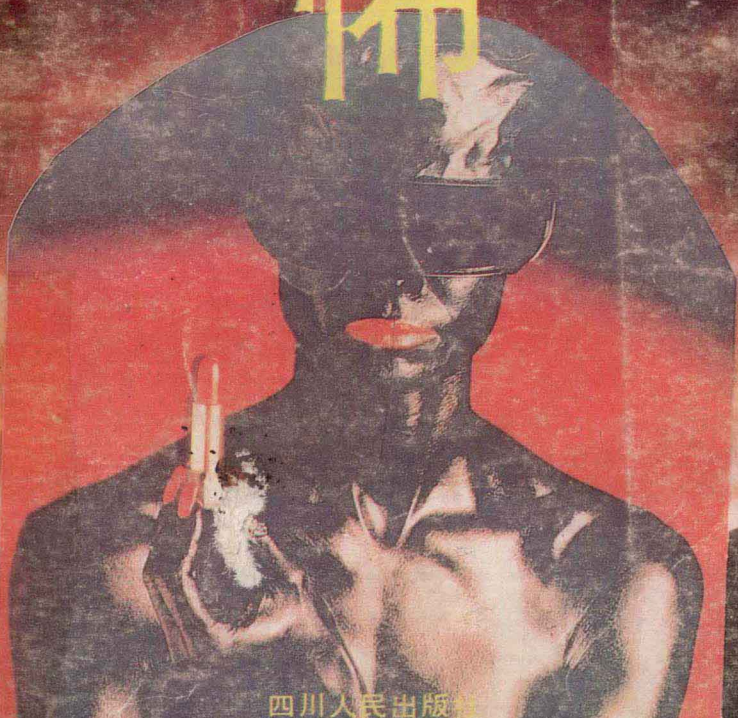


红色恐怖

(美) 汤姆·克兰西 著

Ⓣ



四川人民出版社

红色恐怖

〔美〕汤姆·克兰西 著

刘晓彤 王荣生 江涛译 胡农庄 校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成都

责任编辑：杨 萍

封面设计：

红 色 恐 怖

〔美〕汤姆·克兰西 著

刘晓彤 王荣生 江涛 译

胡农庄 校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西南民族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mm1/32 印张 18.5 字数340千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0631-4/I·74 印数：1-100000

定价：5.75元

第十五章 危伤巨创

车驶出海军学院西门后向左一拐，直朝布勒瓦德奔去，50号公路上乱糟糟的交通景况即刻浮现在眼前。杰克逊换了一条车道，掉头向东疾驰，不到一分钟车已来到塞文河大桥，瑞安沉浸在他的忧思中，根本无心观望窗外的情况，但罗伯特却看见了路旁一辆小车的残骸，看样子就是卡西的波谢牌赛车。目睹此情此景，杰克逊周身的血全凉下来，他慌乱转过头，不敢再看眼前的惨景。车以80英里的高速度在公路上飞奔，警官们都在对面车道里忙碌，他们无需担心吃传票。一分钟后，他们退出高速公路，掉头向北面的巴尔的摩驶去。高峰时期的交通拥挤不堪，好在多数车辆朝相反方向开，他得以在车流中寻找空隙，左突右冲。杰克逊充分利用了每一次可能得到的机会，一路上没刹过车，万不得已要减速时只是换换挡。

瑞安呆呆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双眼目不转睛地盯着什么，其实却什么也没瞧见。只是当罗伯特突然在两辆并排行驶的小车后面紧急刹车时，他才不由自主地退缩一下身子。罗伯特朝两车中间的空隙硬挤过去，两辆车被挤得东倒西歪，车上的司机气得发疯，直接喇叭表示抗议，罗伯特压根儿没搭理他们，车尾一摆便扬长而去。而瑞安立即又回到

他空茫的思绪里。

布雷肯尼奇请他的上司——迈克·彼得斯上校——来处理这件事。上校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军官，知人善任，见识不凡。他正好赶在警察之前来到警卫室，并及时从布雷肯尼奇和卡明斯口中了解了事情的原委。

“先生们，出了什么事？”匆匆赶来的警官进门便问。上校点点头，让布雷肯尼奇开口讲。

“先生，这位是卡明斯中士，他看到这个人站在大街对街的拐角上，一直不离开，而他又不是本地人。于是我们开始留神观察他，最后，卡明斯和我走过去，询问他需要什么帮助，可他却试图朝我们开枪，”军士长说着举起了那支手枪，但很小心，没有弄乱枪柄上的指纹。“他衣兜里还有这把刀。秘密携带武器是违犯本州法律的，所以我们决定以公民的名义暂时扣留他，并立即报告了你们。这个人身上没有任何身分证明，他还拒绝同我们谈话”。

“这是什么武器？”

“类似勃朗宁手枪，但牌号不同。13响，枪内装有子弹并上了膛。刀很普通。”

警官听完这番颇见功力的说明便情不自禁地笑起来，他在警察局练靶场上早已久闻了布雷肯尼奇的鼎鼎大名。

“这位先生，您能告诉我您的名字吗？”警官转身问克拉克。可“嫌疑犯”只是盯着他，口里一言不发。“先生，您享有若干宪法权利，我将逐条念给您听，但是法律不允许您隐瞒自己的身分。您必须告诉我您的名字。”

警官上下打量着克拉克，耐心地等了一会儿。末了，他无可奈何地耸耸肩头，从公文包中取出一张卡片，“先生，你有权保持沉默……”他照本宣科把上面的内容一一念完。

“现在，您明白自己享有哪些权利了吧？”

克拉克仍是一声不吭。警官显然被激怒了，他看看房间里的另外3个人，然后说：“先生们，你们是否愿意作为证人证明，我已向这个人宣读了他的权利？”

“当然，先生，我们很乐意，”彼得斯上校回答。

这时布雷肯尼奇插了进来：

“警官先生，请允许我提一个建议：您不妨和联邦调查局联系，以便查明这位年青人的真实身分。”

“为什么？”

“他的口音有些古怪。他不是美国人。”

“好哇，两件稀奇事都凑到了同一天，”

“您这是指的什么？”

“刚才在50号公路上有辆轿车遭到自动武器袭击，好像与毒品走私有关。几分钟以后，一位警官被这伙开枪的歹徒击毙。这帮混蛋行凶后溜掉了！”警官说完后弯下身子，逼视着克拉克，嘴里怒气冲冲地叫喊：“你最好开开尊口，先生，今晚本城警官们的情绪都不怎么样。老兄，你得明白，我们不想没事找事干。你听懂了吗？”

克拉克一点没听懂。在爱尔兰，秘密携带武器是了不得的犯罪，而在美国却算不了什么，因为美国公民中有枪的可谓不计其数，只要他解释说自己在等某个人，带枪是因为担心有人拦路抢劫，那么他在把身分交待得清清楚楚之

前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回到大街上。但是，眼下他的顽固不化弄得那位警官火冒三丈，他决心要在起诉这小子之前，把他的身分查得一清二楚。

彼得斯上校和布雷肯尼奇军士长见状后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警官先生，”上校说，“请允许我极其郑重地向你建议：应当立即和联邦调查局取得联系，以便最终查明这个人的身分。我们，嗯，我们在几周以前曾得到警告，说是有人要在这里进行恐怖活动。他是在本城被扣留的，当然应该由你们负责处理。不过……”

“上校先生，我会考虑你的提议，”警官思索了一会儿，认为这事后面可能大有文章。“如果你们几位先生乐意跟我到局里去一趟，我们会很快弄清楚这位先生到底是谁。”

瑞安跨进创伤急救中心大门后，直接来到接待员那儿讲明了自己的身份。接着他被引到一间休息室，接待员向他保证，一旦有任何消息，他会立即得到通知。从主动行事到无能为力，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瑞安茫然不知所措，全乱了主意。他在休息室门口呆呆站了好几分钟，头脑里完全是一片空白。他竭尽了一切力量也无法使思绪适应眼前的现实。罗伯特进屋时，发现他的朋友正坐在一张破旧沙发上，心不焉地翻阅着一本小册子。

霍普金斯大学的创伤急救中心是由一位才华横溢的心脏外科医生创办的。这位勇于进取又极其自负的梦想家为此耗尽了毕生的心血，他在重重官僚机构的迷宫中苦苦挣扎，碰

得鼻青脸肿，最后总算闯开了一条血路，创建了这所12世纪的急救中心。

该中心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使它披上了眩目的传奇色彩。创伤治疗是急救医学的尖端项目，而这家医院早已掌握了治疗严重创伤的极其复杂的技术，并由此突破和推翻了传统医学的许多陈规。这自然使它的创始人成了医学界的公敌。类似的情况其实在每一领域内都存在，不过由于它的创始人近于粗暴的直言不讳，他所遭受的非难简直难以诉诸笔墨。自不待言，他最大的罪过就是他几乎在所有的具体问题上都是正确的——不过那些权威们当然不会承认这一点。尽管这位先知似的人物在医学界中声名狼籍，但年青一代的医学家都对他另眼相看。相对而言，他们更容易叛道改宗。这样，创伤急救中心便吸引了全世界最优秀的外科手术人才，而他们之中又仅有那些超一流的才子可望被选中。

尽管如此，瑞安依然放心不下。他们的医术到底高明到什么程度？

瑞安现在已经丧失了时间概念，因为看表只会意味着一场无休止的折磨。他此刻完全沉浸在个人的内心世界里。上帝赐给了他亲爱的妻子和远比他的生命更宝贵的孩子，保护她们，使她们免遭一个经常充满敌意的世界的侵犯，这是他作为丈夫和父亲的首要责任；但使他揪心的是，他没有能够履行这种职责，而且，正因为这一原因，她们的生命现在控制在陌生人手里。现在，他所有的学识、所有的才干都成了毫无用处的东西。一种因深感自己无能为力而萌发的惨切之情令他痛不欲生。但是，真正折磨他的尚不是痛苦，而是

绝望，他脑子里似乎有某种邪恶力量，它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拽住他，迫使他一步步走向虚无深渊，直至他心如死灰，万念皆空。整整有几个小时，他一动不动，双眼死死地盯着地板和墙壁，他是如此绝望，以致于连摆脱这种非人折磨的念头都荡然无存。

杰克逊坐在朋友身旁，他也沉溺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作为海军航空兵的一员，他曾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因为某一微不足道的细小错误或者机械故障而死于非命。就在一年前，他自己就亲身体尝了死神冰冷的触摸。可是，他们都是成熟的男人，是他们自愿选择了这种危险的职业。而眼前的这幕悲剧却有完全不同的性质。置身于死亡阴影下的一位柔弱的年青女人和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可能像平时那样拿死神开玩笑，说什么“生死有命”，“老天爷自会特别关照”来安慰朋友？他压根儿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唯一能提供的安慰就是坐在那儿。罗伯特相信，瑞安会感觉到有一位好朋友就在身旁。

两个小时以后，罗伯特悄悄地离开了休息室，他先给妻子通了电话，然后到接待员那里了解了两位受害者的情况。病情记录是：女性，年约30岁，头部受伤；女性，年约4岁，胸部受伤。那位接待员一脸的冷漠和不耐烦，罗伯特几乎忍不住摔他一记耳光，但他咬着牙克制住了自己，一言不发转身离开了。他回到瑞安身边，一起靠凝视墙壁来打发时间。外面下雨了，这凄风苦雨更添了几多愁绪。

比尔·肖一回到家，就听到了电话铃声。他10岁的女儿

接了电话，然后把话筒交给他。这在这个家庭里已是司空见惯的事。

“我是比尔·肖。”

“比尔·肖先生，我是阿纳波厄斯警察局的卡皮塔罗。我们拘留了一位男子，他携带有手枪和匕首，但没有身份证明。他拒绝开口，不过早些时候他曾对两个海军陆战队军官说过话。据他们讲，他有明显的口音。”

“有口音？非常好，什么口音？”

“或许是爱尔兰口音，他当时呆在海军学院3号门外。此间有位海军军官说，这所学院有一位叫瑞安的教师，不久前他曾接到反恐怖处的警告。”

“天哪！你们查明了嫌疑犯的身份没有？”

“还没有。当地警察只是取了他的指纹，我们已给联邦调查局送去了指纹摹本和他的照片。嫌疑犯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他什么也不说。”

“好的，”比尔·肖思索了一会儿。今天的午饭算完了。“我半小时后就在办公室。叫他们给我的办公室直接送一份指纹摹本和照片。你就守在警察局，叫个人去找找瑞安，和他呆在一块儿。”

“好的。”

比尔·肖挂上电话，接着又拨了联邦调查局大楼里他办公室的号码。“戴维，我是比尔，请与伦敦通话，告诉墨里我半小时后给他的办公室打电话，这里可能出了事情。”

比尔·肖手忙脚乱，回家后连大衣还没来得及脱就又出了门。

“爸爸，再见，”女儿向他告别。

30分钟后他赶到办公室，他首先给阿纳波厄斯警察局的卡皮塔罗通话。

“有什么新情况吗？”

“没有，先生。保安处的人找不到那个叫瑞安的人。他的汽车停在学院里，大概因为汽车破了或其他什么原因他已骑自行车回了家。今天这里乱哄哄的，差不多在逮捕那个家伙的同时，这里还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城外有辆小车被机关枪打翻了。”

“到底出了什么事？”

“州警察局在外理这件案子，我们还未接到电话。”

“叫个人到那儿去看看！”比尔·肖立即说，这时秘书走进来，递给他一个袋子，里面装有嫌疑犯的正面照片。

“别忙走！”秘书刚出门他便把她叫回来，“立即用传真机发送伦敦。”

“好的，先生。”

比尔·肖拨通了通往伦敦大使馆的内线。

“我刚刚睡下，”电话里传来墨里的声音，语气中不乏牢骚。

“喂，墨里，我还没来得及吃午饭哩。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我叫人用传真机给你送来了一张照片，”他把所发生的事一一告诉了墨里。

“我的上帝，瑞安在什么地方？”

“还不知道，或许在哪个地方闲逛，他的车还停在海军

学院，保安处的人在四处找他。他没出事。要是我没猜错的话，那个嫌疑犯等的就是他。

此时，伊蒙·克拉克的传真照片已到了大使馆。联邦调查局和情报系统用着同一个通讯网络，大使馆的通讯人员实际上就是国家安全局的雇员，装照片的公文袋上标有“火急”字样。一个通讯员急速跑上楼，他来到法律参赞的办公室。门紧锁着，墨里听到敲门声只好放下电话。

他打开公文袋，照片因为两次传真处理已变得有些模糊，不过上面的人还能认得出来。

“这家伙挺面熟的，我叫不出名字，但他肯定不是善类，”他告诉比尔·肖。

“你什么时候能查明他的身份？”

“我立即给杰米·欧文斯探长打电话，你能呆在办公室里听结果吧？”

“当然，”比尔·肖回答。

墨里查到了欧文斯的电话号码。

“谁啊？”

“喂，杰米，我是墨里，”墨里压抑不住自己的兴奋。

“老兄，有门啦！”

欧文斯睡眼惺松，“你是不是昏了头，深更半夜折腾些什么？”

“我们的人拘留了一个你可能感兴趣的家伙。”

“是谁？”欧文斯一下来了精神。

“我手上有张照片，但没有名字。他是在阿纳波厄斯被

抓住的，就在海军学院门外。”

“瑞安？”

“完全可能。”

“到苏格兰场找我。”

“我马上就来。”墨里一头冲下楼，直向他的轿车奔去。

欧文斯不用费多大劲，他的住所外总有一辆警车候着，上面有两个全付武装的侦探。他只需要走出门，挥挥手就行了，他比墨里早到了5分钟。当联邦调查局那位美国佬风风火火地赶到时，出现在他眼前的是早已稳坐在那儿，正有滋有味地品尝一杯咖啡的欧文斯。探长见他进来，又起身倒了两杯咖啡。

“这个人挺面熟，是吧？”美国佬刚把照片递过来，欧文斯的眼睛顿时瞪得滚圆。

“里德·克拉克！是他，”探长惊讶得喘不过气来。

“你是说他在美国？”

“怪不得瞧着眼熟。他是在阿纳波厄斯被抓的。”

“从郎凯希监狱里逃出来的歹徒中就有他。这狗东西有几樁命案。谢谢，墨里先生。”

“谢谢那帮海军伙计吧。”墨里端起一杯咖啡，他睡意未消，正需要点东西提提神“我能不能打个电话？”不到一分钟，他便接通了联邦调查局总部。

“比尔，嫌疑犯是个叫里德·克拉克的家伙，去年从监狱里跑出来的杀人犯。他过去曾是临时分子的主要杀手。”

“墨里，有件坏消息，”比尔·肖告诉他。“瑞安的家

属好像遭到了暗算。州警察局正在调查一起自动武器凶杀案。有歹徒袭击了卡西·瑞安的汽车。嫌疑犯乘坐一辆小货车，他们在干掉一位警官后溜掉了。”

“杰克·瑞安在哪儿？”

“我们还不清楚。有人看见他搭乘一位朋友的车离开了海军学院。警察正在寻找这辆车。”

“他的家属怎样？”欧文斯插了进来。

“已被直升飞机送到了巴尔的摩创伤急救中心。当地警察局已经派人到那儿进行警戒。一找到瑞安，我们就会派人保护他的。至于那个叫克拉克的家伙，我明天一早就正式逮捕他，我想欧文斯先生一定打算引渡他吧？”

“当然，”欧文斯重又坐了下来。现在，该他忙着打电话了。警察局的工作就是这样，有好消息就有坏消息。

“您是瑞安先生？”问话的是一位医生，他身着一件粉红色罩袍，配着一条图样稀奇古怪的红裤子，脚上的鞋子也怪模怪样，好像是一双便鞋。罩袍上血迹斑斑。人看样子最多不过30来岁，面容疲惫憔悴，肤色黝黑，胸牌上有这样的字样：巴里·夏皮尔，副主任医师。瑞安想要站起来，可脚一点儿不听使唤。医生挥挥手，示意要他坐着别动，接着，他缓缓走上前来，坐到沙发旁的一张椅子上。

瑞安心里乱得要命，他既想听，又怕听。

“我叫巴里·夏皮尔，先前一直在做你女儿的手术，”他讲话非常快，带有一种怪里怪气的口音，可瑞安对此没介意，“嗯，你妻子的情况很好，她左胳膊骨折，软组织损伤

较重；头部划开了一个大口子，失血量很大。不过，我们已对头部进行了全面检查，没有发现大问题，只是有轻微的脑震荡。她会痊愈的。”

“医生，她怀着孩子，”

“这我们已经知道了，”夏皮尔微笑着回答。“没有问题，胎儿的情况非常好。”

“她是外科医生，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影响她的工作？”

“是吗？我还不知道这事。一般说来，我们不关心病人是干什么的。”夏皮尔向他解释。“不过，这方面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手臂伤口的创面很大，但并不严重，可以完全恢复。”

瑞安放心地点点头。可女儿呢？他简直没有勇气问。

“你女儿的伤势非常严重，”

瑞安的喉头一下噎住了，那只死命拽住心脏的手猛然松开。至少她还活着！萨莉还活着！

“显然，她没有系上安全带。车撞到桥上后，她重重地朝前一扑，撞得非常厉害。瑞安点点头，萨莉老爱玩安全带的扣子——他寒心地回想起，他们还爱因此而夸她聪明伶俐哩。夏皮尔医生接着说，“嗯，两腿的胫骨折断，纤维组织破损，左腿的股骨骨折，左胸的肋骨全部折断，右胸共断了6根——典型的塌胸。她眼下还不能呼吸。不过我们已装上了人工呼吸器。她有大面积的内伤和内出血，肝、脾和大肠损害严重。刚送到这儿心脏便停止了跳动，可能是——不，可以肯定是——因为出血过多。我们立即使它恢复了跳动，并输了大量血，”夏皮尔讲得很快。

“我和金特医生给她连续施行了8个小时的手术。脾脏不能不切除——不过问题不大，人没有脾脏也能活下去。”当然，夏皮尔没有说明脾乃是人体抵抗感染的重要器官。“肝部有一条不太深的裂口，向肝输送血液的主血管破裂。我们不得不切除了四分之一的肝脏——这也不会带来大问题。我认为血管修复是成功的，我想它不会再出问题。肝非常重要，它是人体的主要造血器官，此外它还维持着人体内生物化学的平衡，你不能没有肝脏而活下去，要是肝功能能维持……唔，我想能维持，大肠的创伤很容易修补，我们切除了三公分。腿现在不能行走，我们今后再来修复它们。至于肋骨——嗯，这种损伤令病人很痛苦，但没有生命危险，颅部的伤势比较轻，我想，受伤的部分主要在脑部。她有脑震荡，幸运的是，没有出现颅内出血的情况。”夏皮尔用手擦了擦他满是胡须的脸。

“一切的关键是肝功能，如果肝脏能继续工作，那么她痊愈的可能性就非常大。我们正密切注视血液的化学变化，这方面的检查结果要等，嗯，要等八九个小时。”

“要等这么久？”瑞安的脸痛苦地扭在一起，那只冰冷的手再次拽住了他的心脏，她还是可能死……

夏皮尔看了看他，然后斟字酌句地说：“瑞安先生，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得知道，要不是直升飞机把你女儿送来，嗯，那么现在我就得向你宣布她的死讯了。只要再晚到5分钟——不，或者两三分钟，事情就会完全两样。事情就有这么悬乎。最重要的是，她现在还活着。我敢向你保证，我们将竭尽全力拯救她，而我们的医疗水平是无人可比

的。如果我们办不到，那么任何人也无法办到。有目前世界上最出类拔萃的创伤治疗医生和护理人员，就目前的技术水平而言只要还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能够使它成为现实。”他的潜台词是：要是确实没有希望，那么我们就无能为力了。

“我可以见见她们吗？”

“不行，”夏皮尔摇摇头。“她们眼下都在一级护理病房，那里的无菌程度不亚于手术室。任何最轻微感染对于创伤病人都是致命的。我很抱歉不能让你去，这样做实在太危险。她们会得到精心的护理，一位最有经验的护士一直守护在她们旁边，而离她们30呎远就有医生和其他护士。”

“好吧，”瑞安好容易吐出了这个词。他头顶着墙，闭上眼睛。要等8个小时？可你别无选择，你非得耐着性子等，按他们说的做。

夏皮尔刚走到电梯门口，杰克逊便赶上了他。

“医生，难道杰克不可以看看他的女儿？她，”

“绝对不行”，夏皮尔疲倦地靠在墙上，长长地嘘了口气。“你瞧，眼下那女孩——嗯，叫什么名字来着？”

“萨莉。”

“对了，眼下她躺在病床上，几乎全裸，两只手臂和一条腿全接上了静脉滴注管，头发也差不多剃了一半。此外，大约有半打监视仪器和她接在一起，身上密密麻麻全是电线。还有人工呼吸器。腿上扎了一层又一层的绷带。在这种情况下，你所能看到的只是遍体伤痕。”夏皮尔看了看飞行员，他实在太疲倦，根本没有余力来表示哪怕丝毫的同情。“你瞧，她可能活不了。我当然不这样想，可眼下谁能够肯定她